

破碎世界的蓝色星空

崔小粟

5月12日，国难日，汶川8.0级大地震。当人们还不明白世界在这一秒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宁静的世界顷刻间幻化成废墟的汪洋。死者无泪，生者亦无眠。

死者无魂，生者亦无灵。

也许在若干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会在这个世界上再次重建美好的家园，会短暂性地遗忘这场苦难。但对那些在地震中死去或活着的孩子们而言，同样地都在瞬间失去了整个世界，失去庇护心灵的家园。

这个场景让人难以想象。几层高的教学楼瞬间消失，整班孩子的尸体被掩埋在断瓦残垣中，他们中的大多数还保持着上课的姿势，酱紫色的手中紧紧的握着一根笔。有些孩子成功的逃出来了，他们和跑来学校认领孩子的父母紧紧拥抱在一起，幸福的哭泣。而有些孩子则永远的长眠在这场灾祸中，他们已经听不见失去子女的父母痛苦的哀嚎声，体会不到父母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时隐时现而又难以平复的悲恸。在这场灾难中，很多地区因为中小学教学楼坍塌等类似事件失去了大批的儿童。对家庭和社会而言，这不可不说是一场大损失。

为什么，为什么坍塌的是校舍？偏偏是些校舍？

举例说，震后的都江堰市聚源镇，道路基本未受损，大多数建筑物受损害的程度也并不严重。但聚源镇聚源中学却坍塌了，而且很彻底。很多民房都没有塌垮的这么厉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日本的阪神大地震中，尽管有许多房屋塌垮，但当时在地震中保存的最好的就是学校。按照日本的防震规划，学校的建筑防震级别最高，各级政府都把学校辟为临时避难所。

而一名自发参与运送伤员的驾驶员表示已经注意到，许多倒塌的教室都是与“希望工程”挂钩的，这类房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花钱少、房子盖得大。不知道这可不可以被称为一种黑色幽默，学校的建筑标准是否被认真的贯彻执行，大张旗鼓建设的“希望小学”到底是否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公众相信捐赠者忧患兴

邦的出发点，那究竟又是因为些什么人的作为，忽略了防震的生命标准，从而导致今日震后的一幕幕惨剧？更进一步说，当今垂范世人的核心价值标准是什么，示范性的社会公共作为与不作为的心灵底线又是什么？

在这一场灾难中，另一个值得众人思考的因素是，教师的作为程度直接影响着孩子们的逃生机会。一些家长认为，造成全班集体性丧生的重要原因，就是任课教师的指挥不当所造成的。当地震来临的时候，很多娃娃听了任课教师的话，老老实实地坐在座位上没有动，失去了最佳逃生时机。当然，这些说法目前并无根据，只能作为一种无力的推测。但是根据受灾现场的实况报道看来，这种说法并非臆断。在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中，师者，母也，本也。老师的话在这种危急时刻所产生的信号效果对于这些毫无自我保护能力的儿童来说绝对是无条件服从。这时我们不禁落泪，如果这些教师们能够多一些安全逃生的常识与机智，带领孩子们安全的疏散出来，也许，更多幼小的生命会幸免于难。

红色、粉色、蓝色、绿色的书包被整齐地排列在操场上，无人认领。他们的主人，也许曾经是一个爱笑抑或是伤感的孩子；他们的主人，也许现在已经不再存活于人世。在受灾现场，一些可爱的生命永远离开了这个未知的世界，而成功逃离出来的孩子却也未必是幸免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失去了双亲，失去了童年的家。大多数孩子表现出的是茫然与无助，浑然不知接下来自己该做些什么。他们不知道，接下来的岁月将会因此而不同，他们将会背着遗孤的阴影艰难地度过余生。尽管当地政府已经明确表态将会承担孩子们今后的教育、生活费用，甚至于解决孩子们若干年后的就业——但心灵的救灾与物质的救灾相比，也许是更加复杂却又难以在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议题。因为没有哪种灾难能像心理危机那样给人们带来持续而深刻的痛苦。当孩子们面对个别记者追问时所表现出的恐惧，挣扎，甚至抱头嘶喊坚决不合作采访的时候，我们深知，新闻绝不能高于生命。当记者们面对技术理性与大爱无痕的双重矛盾而抉择的时刻，应该深知，所谓的职业道德在无力的生命面前显得多么无力。儿童与成人是完全不同的人，儿童与成人是人生的两级，儿童与成人是不同的人种。他们拥有一个独特的精神天地，有着对周围世界的看法，对各种认识的价值评判标准。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如何解救孩子们在心灵上的创伤，也将是摆在社会各界人士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话题。

帮助孩子们，重建破碎世界的蓝色星空。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相信，人必自助而后人助之，而后天助之。